

## 屈大均整理广东古代文献的业绩和成就

罗志欢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岭南地方文献记录了南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研究古代岭南社会精神面貌与物质生产的重要资料，也是岭南乃至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岭南文献得以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整理，是到了明代后期才开始的。降及清代，由于考据学的盛行，整理文献的工作进入了鼎盛时期。能人辈出，成果累累，岭南文献因此得以保存和流传。本文重点研讨开粤人整理文献之先的著名学者屈大均的业绩和成就。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青年时期曾参加过抗清斗争，具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因此，他的著作从雍正以至清末的近百年中，都被列为禁书。他毕生致力于岭南文化，著述甚为丰富，不仅是岭南百科全书的开创者，雄踞岭南三大家之首的诗人，而且是开粤人整理地方文献之先的文献学家。他搜集整理和编纂汇刻了大量的广东文献，如《广东文选》、《广东新语》、《四朝成仁录》、《广州府志》、《永安县次志》、《定安县志》等，未成或成而未刻者有《广东文集》、《岭南诗选》、《广东丛书》等。其所从事的整理工作，对广东乃至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 一、屈大均对搜集整理广东文献宗旨和计划的描述

在有关的序跋中，屈大均曾描述过搜集整理粤人著述的宗旨和颇具规模的实施计划。在《广东文集序》<sup>①</sup>里，他认为广东文化“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历史上，粤人以“文章为富有之业”，如张九龄的《金鉴录》、邱浚的《大学衍义补》、湛若水的《格物通》等，其之所以能与“皋虞伊训相彪炳”，乃因“文之盛极矣”。然“极而无以会之，使与汉唐以来诸书，其远而为王范、黄恭之所纪述，近而为泰泉、梦菊之所编摩者，悉沦于草莽，文献无稽。”结果是“求文于人，人或不足于文。求人于文，文则有余于人矣。”屈大均有感于此，遂“博取而约之”，辑为一书，题名《广东文集》。其宗旨乃“使天下人得见岭海之盛于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与《广东通志》相表里。”

《广东文集》是第一部粤人编辑的诗文总集。是现存《广东文选》的底本。《文集》虽然未能传世，但从有关资料看，当时确已编纂成书，只是因为书稿“浩繁”，“未能尽刻”而已。屈大均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此书收录原则、范围和规模：

《广东文集序》：“大约大家数十，名家数百。近而穗城，远而琼甸。”“其例也，人各一集，集分诸体，体不必兼，即一体亦成一集。不成一集，则以其可附者附之。稍加裁择，咸使雅驯。一篇一字，亦必以内圣外王为归。痛绝释老之言，阴寓春秋之法。书成，总计三百余卷。集皆有原序、新序或书后。集末则以本传、行状、墓志附焉。俾其人生平本末尽见，易以求考。统名曰《广东文集》，分名则曰某人集。”

《广东文选·凡例》：“予所编纂《广东文集》，自汉至今，凡有二百余家。人为一集，集分诸体。卷首载其原序，卷末则载行状、传志。”<sup>②</sup>

《广东文选·自序》：“予先有《广东文集》之役，自两汉至明，人各为集。大家数十，名家百余，凡为二百余集。”<sup>③</sup>从中可见《文集》的规模。

《广东文集》书成，但是，因“书浩繁，未能尽刻”，于是“姑于诸集，拔其十之二三”，编为《广东文选》“以见大概”。“不能连篇累牍，为先哲多所表章，予之所不得已也。”<sup>④</sup>由《文集》变为《文选》并非屈大均的初衷，只因广东文献实在太多，太丰富而不得已为之。

此外，屈氏还计划辑刻《广东丛书》一部，将《文集》之外的诸家著书，非文体者，如邱浚《大学衍义补》、黄佐《乐典》、王光禄《正学观水记》诸书收入，“俾与《广东文集》并悬日月，垂之无穷焉。”“斯二书也，《丛书》无所去取，贵大全也。《文集》中十汰二三，然亦宁宽毋严。”惜《广东丛书》亦未成书。

《岭南诗选》亦为未成之书：“予撰《岭南诗选》前后集，《前集》自唐开元至明万历，《后集》自万历至今。人各有传，仿《列朝诗集》之体，积二十年亦未有成书，可叹也！”<sup>⑤</sup>

在《广东文集序》中表示终身致力于搜集整理广东文献的决心：“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显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于吾乡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见之。以为尚友之资，以为畜德之本。岂非吾之所以为学者乎？其不能一一镂版以传，则以贫也，有所待于有力者也。然予将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诸。”

## 二、屈大均搜集整理和研究广东文献的主要观点和原则

屈大均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但表现在对家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热爱，而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对广东历史文化的整理、研究和总结上。在《广东文选·自序》及《凡例》中，

他比较详细地表述了自己观点和原则。

“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

“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于吾乡，斯在于天下矣。惟能述而后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圣。”<sup>⑥</sup>屈氏认为文化的传播留世，主要在于整理者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乡邦文化的透彻理解和充分的认识。无论作者的学识、技能和智慧是如何的渊博、高超，也不能掌握自己著作的命运，后人有义务和责任对先贤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加以保护、整理和研究。其立足点是家乡，并从家乡推广到全国。

“主于文，而不主于献”，“以文而存其人，不以人而存其文”：

“吾粤旧有《岭南文献》一书，督学蕲阳张公凤翼所撰，又有《岭南文献续集》一书，督学晋江杨公瞿峩所撰，皆起自唐开元，至明万历年而止。今合二书为一，删者五之，增者五之。删其不文，增其文。起自汉文帝时，至明崇祯时而止，名曰《广东文选》。”<sup>⑦</sup>屈氏不认同《岭南文献》及《岭南文献续集》二书收录作家作品的标准，认为张、杨所选多有“不文”之作，故在编辑《广东文选》时，删去张、杨二书所收录的三分之二。同时新增了汉代赵佗等 5 家，唐代姜公辅等 4 家，宋代王陶等 10 家，元李桂高等 4 家及明 85 家。

“予所选止于文，盖以文而存其人，不以人而存其文。其文未能尽善，虽大贤不敢多录。传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sup>⑧</sup>认为整理文献应以源于广东地方、反映广东历史为原则。屈氏将赵佗《报文帝书》、杨孚《南裔异物志赞》等反映早期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文章收入《广东文选》，表明屈氏整理广东文献遵循以“文”的优劣，价值的高低为标准，而不以“人”的地位和名气为标准。如其文未能尽善，即使作者是名儒巨硕，也没有选录的必要。

“以崇正学，辟异端为要”，“务使百家辞旨，皆祖述一圣之

言”：众所周知，屈大均有由儒逃禅，由禅归儒，最后崇儒辟佛的独特经历。由于宋明理学至后期因受禅宗影响，有明一代士大夫空谈性理而误国，所以屈大均在其著作甚至在搜集整理岭南文化的实践中一直采取诃诋佛门的态度。即使他极为推崇的陈白沙、湛若水等理学大师也不例外，凡涉及“禅言”，“有伤典雅”者，亦皆“删削勿存”。可见屈氏的良苦用心。

文当“以唐宋大家为归”，诗当“谨守曲江规矩”：屈氏推重风雅传统在岭南的影响，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人心，维风俗，而培斯文元气”。其《广东文选》收入袁崇焕、邝露、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黎遂球等大量的明末抗清志士的诗文就是一个例证。

### 三、《广东文选》是屈大均搜集整理广东文献的重要成果

《广东文选》初名《越语》：“窃尝取广东先哲之文，纂为《越语》，以附于左氏《越语》之后。既而思之，不如称为《广东文选》之善。”<sup>⑨</sup>这是一部粤人诗文选集。自汉至明，共选录 169 人的作品。其中汉代 5 人，唐代 7 人，五代 1 人，宋代 18 人，元代 5 人，明代 133 人。全书合诏令、疏奏、序记、传论、碑志之属，与赋颂、乐府、四五七言诸体，凡 40 余卷。内有各类文章 483 篇，诗词 757 题 956 首。

此书虽然不是屈大均的理想之作，但却是现存最具规模、最能体现他搜集整理广东文献思想和方法的作品。他的作用和贡献，远远超乎于“以见大概”的原意。事实上，它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广东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粤人著述状况。它对广东乃至岭南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广东文选》中有很多资料可作文献校勘之用。屈大均汇编广东文献严谨而准确，编选有据。如卷十七选收了宋代李渤的《侯司空庙碑》，所记为南朝陈韶州曲江著名武将侯安都（字成师）的

生平事迹。清时编纂的《全唐文》卷七百一十二亦有李渤《司空侯安都庙记》，但作者误为唐代洛阳人李渤。郭棐《粤大记》载：“李渤，字子文，乐昌人。世业儒，有声岭表。登嘉祐进士，郡人尊之，号为李夫子。尝试南昌，作《闻伯夷之风顽夫廉赋》，中魁，时人脍炙，称为李伯夷。”<sup>⑩</sup>康熙《韶州府志》、《曲江县志》、同治《韶州府志》等皆有传，各志《艺文志》均载有《侯司空庙碑记》，明确记载作者为宋乐昌李渤。据此可知《全唐文》因张冠李戴而误收了宋人的著作。

《广东文选》保存了许多稀见的广东文献。历史上，因战乱天灾，或屡遭禁毁，许多粤人文集、诗集或史志久已散佚无存，而其序文则经屈大均搜集整理，完整地保存在《广东文选》中，并藉此得以流传于世，成为研究广东文献编纂、版本源流的重要依据。如明代郭棐纂修的《粤大记》，现存版本均阙卷首之序文，然《广东文选》却收录了郭棐的《自序》及袁昌祚《序》，足可补文献之阙。明代林大钦修纂的《饶平县志》久佚不存，然其所作《序》则为屈大均选入《广东文选》中，得以保存。明代王臣、陈元珂修纂的《新宁县志》，现存明版只有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然《广东文选》收有明袁昌祚所作《新宁县志序》，可知明代尚有其他版本。我们从袁昌祚的《粤东名臣志序》，亦可得知袁氏曾编过《粤东名臣志》一书。刘轲是唐代韶州曲江进士，其文章在当时与韩愈、柳宗元齐名。<sup>⑪</sup>一生著作丰富，但绝大多数已亡佚，陈氏《岭南文献》亦未收录其文章。屈大均认为“曲江公之后，岭南复有君接武其人云。”遂精心搜集整理，将其仅存的10余篇文章“录之为《刘御史集》”。为表彰这位岭南先贤，《广东文选》特地增选其《三传指要序》、《王氏广陵散记》、《农夫祷》三篇文章。屈氏是系统整理研究刘轲文集的第一人。

### 《广东文集》与《广东文选》之关系

《文集》为牂牁大洋、罗浮二岳，《文选》为一勺、一卷。

《广东文集》与《广东文选》是屈大均搜集整理广东文献的成果，其计划是以先“集”后“选”的次序进行的。对于两者的关系，屈氏作过这样的表述：“譬之水焉，《文集》为牂牁大洋，而《文选》为一勺；譬之山焉，《文集》为罗浮二岳；而《文选》为一卷。使观者从一勺以求牂牁大洋，从一卷以求罗浮二岳。是一勺为牂牁大洋之所必须，一卷为罗浮二岳之所不可少。《文选》为《文集》之车右轮，相辅而行，而不可废一者也。”<sup>⑩</sup>

《文选》乃《文集》之先声。

屈大均搜集整理广东文献，以明张邦翼《岭南文献》、杨瞿崃《岭南文献轨范补遗》为基础，以《文选》为先声，编纂《文集》是其最终目的。《广东文选·自序》称：“吾所以为父母之邦尽心者，惟此一书。于先哲之文，如桑与梓。存者为先哲显其日月光华，删者为先哲藏其珠玉瑕类，是吾之所以恭敬也云尔。书成，合诏、令、疏、奏、序、记、传、论、碑、志之属，与赋、颂、乐府、四五七言诸体，凡为四十卷，梓而行之，以为《广东文集》之先声。”

《广东文选》的四大突破。

在编辑体例上，屈氏明显借鉴和继承了《岭南文献》和《岭南文献轨范补遗》二书，但也注意到在批判的基础上有的放矢，根据自己对广东历史的考证和整理文献的原则，加以切合实际的取舍和增补，使该书的外延和内涵都具有突破性的发展。

一 “岭南”概念的突破。他认为，张、杨二氏的《岭南文献》，名实不符，其所录实止粤东文献。“考唐分天下为十道，其曰‘岭南道’者，合广东西、漳浦及安南国境而言也。宋则分广东曰‘广南东路’，广西曰‘广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岭南’，则未知其为东乎？为西乎？且昭代亦分广东为岭南、东、西三道矣，专言‘岭’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则为海北道，琼州为海南道矣，专言‘海’而不及‘岭’焉。今而徒曰‘岭南’，则一分

巡使者所辖已耳。且广东之地，天下尝以“岭海”兼称之，今言“岭”则遗‘海’矣，言‘海’则遗‘岭’矣。或舍‘岭’与‘海’而不言，将称陶唐之‘南交’乎？周之‘扬粤’乎？汉之‘南越’乎？吴晋之‘交广’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与本朝命名之实，其亦何以为征？”所以屈氏明确指出：“凡为书必明乎书法，生乎唐，则书‘岭南’；生乎宋，则书‘广南东路’；生乎昭代，则必书曰‘广东’，此著述之体也。”<sup>⑯</sup>这是屈氏关于“岭南文化”和“广东文化”地域问题的精辟论述。其所编纂整理的乡邦先贤著述，亦皆以“广东”之称，如《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足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当然，广东之外，屈氏亦欲将搜集整理的范围扩大至岭南，然积 20 年之力的《岭南诗选》亦未有成书，乃为憾事。

二“文献”含义的突破。他认为，张、杨二氏的《岭南文献》实“主于文不主于献”，名“文献”，而所选实多有“不文”之作，乃以文选之实，而易以文献之名，名与实亦不相符。<sup>⑰</sup>而《广东文选》则“止于文”，“以文而存其人，不以人而存其文”，其原则是“其文未能尽善者，虽大贤不敢多录”。<sup>⑱</sup>可见务实是屈氏对待文化遗产的一贯态度。

三时间跨度的突破。张、杨二书所收粤人著述，皆起自唐开元，至明万历年而止。屈氏认为：“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予撰《广东文选》以佗始，佗孙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广东文选》上推到汉文帝时代，下限则至明崇祯年间。将粤人著述之始，提前了近 900 年，更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广东乃至岭南文化的状况。

四编选内容的突破。屈氏认为，广东之文“始然于汉，炽于唐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又云：“自洪武迄今，为年三百，文之盛极矣。”<sup>⑲</sup>鉴于这种认识，屈氏在编辑《广东文选》时，选编范围明显地扩大了，收录重点也更为

突出。张、杨二氏《岭南文献》共收录作者 300 余家，屈氏则“合二书为一，删者五之，增者五之，删其不文，增其文。”<sup>⑦</sup>其删者近 200 家，几近三分之二。同时新增了汉代 5 家，唐代 4 家，宋代 10 家，元代 4 家，明代 85 家。每一个时期又注意突出重点，尤其是明代部分，其分量更重了。屈氏以点、面结合的架构，汇集了自汉至明广东 1800 多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及其文献，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展示了广东文化的发展，堪称一部广东文献总集。

#### 四、《广东新语》、《四朝成仁录》、《广州府志》、 《永安次志》、《定安县志》是屈大均搜集整 理岭南地方史料的重要著作

屈大均举凡广东地文、人文无不详悉，《广东新语》是其史著中的一部力作。

《广东新语》28 卷，分类记载广东故实，包括天文、地理、山川、矿藏、草木、鸟兽、诗文、食货、民族、习俗等方面，无所不包。于宋末崖山行朝和文天祥等抗元事迹，记述尤详。《货语》、《物语》、《舟语》等卷所记纱缎、铁器、洋泊等事，可以考见当时广东的手工业、农业生产、对外贸易和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窥伺我国沿海的情况。不但记述详实，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而且还有许多精到而切于实用的观点和可贵的思想内容。当代学者誉之为“广东大百科”。

《文语》和《诗语》是屈氏整理编纂广东文献的记录。

屈氏藉整理编辑《广东文集》和《广东文选》所积累的丰富史料和经验，将研究整理粤人著述的心得，以及具有价值的史实载入《广东新语》。旧志中的“艺文志”一般只按经、史、子、集四部胪列书目，而《文语》和《诗语》则系统地记载粤人的重要著述，并考证其源流，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比

传统的“艺文志”更具学术价值。《文语》之“尉佗书”条云：“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予撰《广东文选》以佗始，佗孙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sup>⑩</sup>表明了屈氏整理乡邦文献的一贯原则。“粤人著述源流”条则系统地记述了汉代陈元父子的学说及其在岭南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指出“元父钦，得黎阳贾护之传，直接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贯公、贯长卿、张禹、尹更始、尹咸、翟方进、胡常之一脉，源远流长。”<sup>⑪</sup>其《诗语》共 18 条目，从“诗始杨孚”条探讨粤诗的起源，到记述明朝广东诗人、诗社的风格流派，反映了屈大均对岭南诗歌曾进行过长期搜集、整理和系统的研究。《文语》和《诗语》所记载和论述的问题，几乎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各门类的文献。其每记一条，实际上就是屈氏的一篇论文。这实在是对传统“艺文志”的改造和创新，将其称作一部“广东文学史”或“广东文献史”亦可矣。

显然，除文之外，屈大均对粤人之诗亦作过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所编《麦薇集》<sup>⑫</sup>是关于明代遗民之诗集。其序云：“尝博观昭代，始自崇祯之季，至于万历之年。为朝者四，为世者一。其间已仕未仕而为逸民者，隐忍而不死者，实繁其人。其身既系乎纲常，其言复合于《风雅》，吾谨采之，编为一书，名曰《麦薇集》。……集凡十卷，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终。”

《诗语》之“宝安诗录”条亦称：“吾粤诸邑，惟东莞诗有合集。区启图尝梓同乡先辈选诗曰《峤雅》，凡五百余家，其书未成。予撰《岭南诗选》前后集，《前集》自唐开元至明万历，《后集》自万历至今。人各有传，仿《列朝诗集》之体，积二十年亦未有成书，可叹也！”<sup>⑬</sup>虽然其《广东文集》书成未刻，《岭南诗选》则未成书，但亦足以证明屈大均对广东历史上的文献作过长期艰苦而又具有开创意义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其所从事的编集整理工作，本身也反映了屈氏对岭南文献源流发展的深刻认识，其对岭南文化

的繁荣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屈大均长期游览四方，调查访问，目睹耳闻，并将所得归类整理，撰辑成《皇明四朝成仁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以补《明史》之不足。南明史学专家谢国桢先生说：“翁山为明季遗民，蓄志恢复，穷究博讨明季爱国志士抗清事迹，所以发潜彰幽，藉以激励名节，如所记东北大连旅顺人民，不为清廷耕种；广东疍民起义抗清达十余年之久。所记特详，皆为他书所无。搜辑之勤，裒存史料之多，在明季稗乘中，要无出其右者。徐秉义《明季忠烈纪实》，记载虽博，然尚不如此书之详审也。”<sup>②</sup>

屈大均搜集整理南明时期有关广东史事特详，如隆武朝收录有《韶州死事传》、《海口死事传》；永历朝有《前广州殉难录》、《后广州殉难录》、《封川死事传》、《定安死事传》、《南海起义臣传》、《东莞起义臣传》、《顺德起义臣传》、《广东起义诸臣传》、《广东死事三将军传》、《广东死事四侯传》、《潮州死事传》等。屈大均不遗余力，着意搜集和整理明季忠义人物事迹，刻画了一大批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君报国，为明朝尽忠的封建时代英雄人物。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说：“吾友屈翁山之为文也，行万里以具刍粮，积五岳以为器甲，而闭户十年，以习于束伍部分之法。其《四朝成仁录》，堂堂正正，不战而屈人者也。他所著撰尚十余种，意不专主于一家一代，自达其意而已。夫兵战者一国之敌，文战者万古之敌。翁山勉乎哉。”<sup>③</sup>这说明屈大均从事搜集整理史实，而加以创作的目的。

屈大均整理广东文献的成就还体现在积极参与编纂地志邑乘上。一部地方志的编纂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地区历史文献搜集整理的过程。所以没有对该地历史沿革、地理概貌、历代文献的充分认识，就很难以胜任这项工作。据史载，除《广东新语》外，屈氏主持或参与了《广州府志》、《永安次志》、《安定县志》的编纂工作，可见其整理广东史籍文献是全方位、多角度的，表现出多

方面的才能。

注：

- 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广东文征》
- ②③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
- ④⑦⑧⑯屈大均：《广东文选·凡例》，载《翁山文外》卷二
- ⑤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宝安诗录》
- ⑥⑨⑫⑯屈大均：《广东文选·自序》，载《翁山文外》卷二
- ⑩卷二十献征类
- ⑪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
- ⑬⑭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广东文集》
- ⑯屈大均：《广东文集·自序》
- ⑯⑯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
- ⑰屈大均：“翁山文钞”卷一《麦薇集序》
- ㉑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
- ㉒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
- ㉓陈恭尹：《独漉堂集》卷二《翁山文钞序》

作者工作单位：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